

# 星期評論

## 贈閱

輯編佐良高

期二十二第

幹主士英劉

### 致美國朋友的一封信

在不久之將來，你們是要正式參戰了，因為正義感與利害關係戰勝了你們的畏懼戰爭之心理。我說你們畏懼戰爭，你們知道，絕對沒有惡意，因為現在拚命抗戰的勇士，無論東西，莫不好生惡死，苟非實迫處此，誰也不願嘗這火藥氣味。我不責備你們準備過遲，參戰過遲，而反佩服你們的進步。進步在何處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開始之時，威爾遜說美國人不但要在行動上守中立，即在思想上也應守中立；而在這次大戰裏面，你們的視野上下從未有入主張中立。在善與惡間，你們的良心認為不可以守中立，故雖號稱孤立派者，亦未嘗對四十八州的人民要求思想中立。孤立派的主張，據我看來，僅與你們的「鐵嘴老鴉」諾克斯先生分些程度上的差異，而無性質上的區別。所以你們的態度實是一致的。

我很欣幸，你們的不守中立的實行思想已使你們不得不準備參戰，而且要以數倍於上次參戰的人力和物力來參加這一次的大戰。從一法蘭西人的眼光看來，你們也許是這次戰爭的罪魁禍首。誰教你們發起國際聯盟而不加入？誰教你們首徵萊茵駐兵？誰教你們定了一個道威爾斯計劃，再來一個魯格計劃？要是老利福意志踏在腳下，希特勒而從翻身？從一中國人的立場，我們也有話說，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，你們沒有力量來單獨對付一個小日本嗎，何必去拉西門？你們太想嚇唬人，一點不肯負起領導世界來懲戒惡人的責任，所以現在不得不更加加運本的重責大任。我如此說，不是有心傷害你們的情緒，我只是以一個朋友的資格，報告你們一點別人所見的事實，使你們知道你們的參戰，在別人看來，實是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，是盡你們自己的職責，而非單純的由於其他民主國家的待援。

做個大國是不容易的，它有它的地位與權利，也有它的責任與負擔。在和平之時，你們要叫我們忍痛犧牲一些利益與權利，我們非贊你們的面子不可，譬如華盛頓會議時代，我們是忍痛無條件的收回膠濟鐵路，而因你們的調停，我們不得不捧出白銀三千萬了。我們捧出這地銀子，心裏非常之痛，結果還是道聲照辦，爲的是怕非此不得高攀。我們爲什麼要高攀？你們都懂！我們是一弱國，想時時希望有人相助。我們如此，法國也如此，英國恐亦如此。我們平常尊重了你們的領土與權利，如今盼望你們的回禮。鄉下人送一斤番薯，城裏人回一斤桃片，價值雖分高下，但也各盡其意，各盡其力，初無厚薄之別。

我希望你們能竭誠的回來參加這一次大戰，認定這是你們本身的職責，維持一個偉大國家的尊嚴。如果你們肯這是一種大規模的慈善事業，有如紅十字會之送藥與洛克菲爾之造醫院，則請你們富心，世界上更無可援美地之國！你們已是最後的一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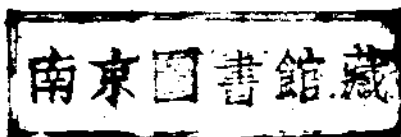
(英)

版出社論評期星

號六二九二第證查審山渝

日二月五年十三國民華中

院家戒坎龍小慶重



### 堅強你對法幣的信心

四月二十五日，中美及中英平準基金協定，已在華盛頓簽訂。美國部分為五千萬金圓；英國部分為一千萬金鎊；兩者共計約合美金九千萬圓。此外，據美國官方宣布，我政府銀行將再增撥美金二千萬圓，充作同樣用途。故在中國平準基金局管理下之基金總數，將達一萬一千萬金圓之多。

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所編每日金匯消息，四月二十四日上海外匯收盤，美匯現貨五又小數點一五六二五，即法幣每百元折合美金五圓一角五分強。依此計算則我們的平準基金，至少亦已超過法幣二十萬萬圓了。我們希望那些充滿悲觀心理的有錢人，勿再一方面拚命倒錢，一方面却怕法幣變成馬克；一方面囤積保險，一方面却又揮霍無度，變賣齊下地抬高物價！

### 最切實的援助是參戰

紐約二十六日路透電：「據加洛普民意測驗所四月十日及二十日問行之民意測驗，美國人相信美國將捲入戰事者，達百分之八十二；按在五個月前則僅為百分之五十九云。」

美國人相信其國行將捲入戰事者之加多，表示美國政府近來行動確有趨向參戰之勢。因為我們希望和平之到臨，又知除了戰爭不能結束戰爭，所以對於這個消息，異常愛聽。

譬如救火，你不能專喊『水龍水桶在此，快來搬』了事。救火不但需要工具，救火還要人

手！我們今日不但須救已燃之火，還要撲滅新放之火，更須捉拿放火之人，免得昏天黑地，實非盼望隔岸觀火之人回來救火不可。

這次巴爾幹之戰，英國出兵至多不滿卅萬，缺人不用說。就是我們中國，也極缺乏技術人員。如果我們能向美國或蘇聯借三百個飛機將來，不是擔任教練，而係適時升空迎戰，你想日本飛機將有多少架墜入中國境內的稻田？

### 聖海峽近在咫尺

柏林二十七日海電：「德軍於今晨九時至十時進入雅典，當即在城內升上德旗，原留雅典之德人予以熱烈歡迎，希臘人民則以沉默態度注視。」

我料到聯軍之敗，沒有料到其敗之速，我本希望此戰至少應能延長一月。

經此一役，歐洲大陸上除蘇聯與上屬色雷斯外，可說是已被希特勒所控制，然而他尚沒有打破拿破崙的紀錄！拿破崙到過埃及，到過莫斯科！如果希特勒真想做一好漢的話，我們希望他速進攻埃及，進攻莫斯科！在現代的交通狀況之下，莫斯科比較容易到達，只是聖海峽島也是近在咫尺！

### 以行動來鞏固女權

哈里斯社四月二十一日倫敦電：「英國青年婦女多名，曾研究高深算術者，現已加入高射砲部隊，管理發射機，探測敵機飛來之方向。彼等隨時有被飛機轟炸及被機關槍掃射之危險。」

危險固極危險，但惟如此，婦女纔好意思要求得與男子同享一切和平時代的權利。過去婦女運動之收穫甚多，今後婦女運動之目標應是參戰。參戰是在和平時代享權利，參戰則在危險關頭盡義務。人必盡了義務而後可享應得之權利，男女遵守一個道理。過去男子所可自誇的是：祇有他們這一「性」能出陣亡將士，配吃冷豬肉。以後婦女到這種挑釁的關頭，當然也可捧出一個牌位來給人家瞻禮。

在參戰運動裏，英國的婦女名列前茅；在參戰運動裏，她們又做先驅。由於婦女之能冒險參戰，既得政權總算有了它的事實防線——僅恃理論辯護是經不起大風浪的。

### 松岡也有誠實的時間

東京二十七日路透電：「松岡外相在歡迎會中發表演說稱：『日蘇中立條約並未消除我國當前所遭遇之困難。』」

### 歡迎海蘭芳來募捐

四月二十六日，本埠時事新報登一特訊稱：「名伶梅蘭芳有自將來滬，陪都各方對此皆深感興趣，並表示熱烈之歡迎云云。」

既稱「各方」皆，我國從業，絕無怨言或異議。向來戲價價值太高，這次惟恐不備。我希望他帶頭籌募十萬圓一張，二等票五萬圓一張，三等票一萬圓一張，根本不管四等票。惟有這樣，有錢出錢的人纔能慷慨輸將！

# 古蜀國之起源

孫次舟

## 一 古蜀國稱蜀的解釋

今人或謂蜀之稱蜀，乃以古蜀爲一產絲之國，而蜀之與蜀，實爲一字。此論原出太炎先生「文始」，予昔已加辨正，以爲古蜀與絲業並不發達，而蜀之與蜀，在古文字上實爲兩字，不能混爲一談。茲對此一問題，不復再加申述，只論古蜀之稱蜀，實另有故。

按在中國歷史上，古蜀之稱蜀者有二（若地名稱蜀者則又加多，見於春秋兩語後漢書郡國志，茲不論）：其一爲卜辭之蜀——其地望據郭沫若推測，即在殷之西北方，爲殷之畝圃；其二爲本文中所欲研究之蜀，亦即巴蜀之蜀——其地望在今四川境內。常人以後世觀念，以爲漢末公孫述據蜀，劉備亦據蜀，蜀地至今仍存漢族統治之下，於是以前古蜀之情況，當與後世相同。殊不知在未經漢族征服以前，後代所稱之巴之蜀，並與東蜀，文獻俱存，確可致。

對國秦策記用馬鑄與張儀爭伐蜀之言曰：「夫蜀，西辟之國也，而或狄之民也」（史記張儀傳本此）。漢書地理志亦謂「巴蜀廣漢本南夷，秦并以爲郡」。是則蜀本夷族，實爲信而有徵。在秦惠文王統蜀前，蜀以夷族，歷與諸侯交爭。茲錄史記所載蜀事於次：

- 秦厲共公二年 蜀人來賂（六國表）
- 秦惠公十三年 蜀人取我兩郡（六國表）
- 秦出子十三年 伐蜀取兩郡（秦本紀）
- 秦孝公八年 蜀伐楚（肅王四年）取茲方，於是楚楚爲扞關以拒之（楚世家，六國表所記簡略）
- 秦惠文王六年 楚韓趙蜀人來（六國表）
- 惠文王初更九年 擊蜀滅之（六國表）
- 初更十二年 公子孫通封蜀（六國表，按秦本紀作「十一年公

子通封蜀）  
丹擊臣蜀，相壯殺蜀侯來降（秦本紀，按六國表簡略）

秦武王元年 誅蜀相壯（六國表）

秦昭王六年 蜀反，司馬錯往誅蜀守燿，定蜀（六國表，按秦本紀作「蜀侯燿反，司馬錯定蜀」）

昭王二十七年 使司馬錯伐蜀，因蜀攻楚黔中拔之（秦本紀）

昭王三十年 蜀守若伐取卑郡及江南，爲黔中郡（秦本紀）

秦始皇帝九年 建蜀爲亂，其舍人經者爲鬼薪及奪爵，遷蜀四千餘家，家房陵（六國表，秦始皇本紀）

始皇帝十二年 秋復遷蜀舍人遷蜀者（六國表，秦始皇本紀）

右錄蜀人與秦楚之交涉，實自春秋末年開始，蓋秦厲共公十年，魯哀公始卒也。以此而言，在秦惠文王未統蜀前，蜀已久與秦楚發生邊界衝突。蜀曾一度取秦兩郡，又曾取楚數方，楚爲「扞關」以拒之。兩鄭即漢中，至扞關則有待考證。後漢書地理志曰：「東守巴郡，拒扞關之口」。史記索隱：「郡國志曰：巴郡魚復縣有扞關」。韋懷太子曰：「故基在今夔州巴山縣」。是則蜀人勢力之東伸，遠及今之所謂東川一帶矣。惟自秦惠文王初更九年伐蜀以來，並未即將蜀吞滅，只征服其酋長，使之歸秦號令，貢納賦稅而已。斯時蜀地庶民仍爲夷人，秦僅派員監視蜀酋之行政。惠文王封太子於蜀，當即秦人派去監視蜀酋之近臣。但此後蜀亦屢有叛亂，不甘臣服；其初也，蜀相壯殺蜀侯降秦；其繼也，蜀侯燿反，司馬錯誅燿定蜀。此所言之蜀侯，當即蜀夷酋。其後秦人恐蜀酋爲夷人，難以統治，乃大批向蜀移民，由秦始皇遷蜀舍人四千家於蜀之事，可以推知。秦人多徙因廢於蜀，史記貨殖傳曰：「蜀卓氏之先，趙人也。……秦破趙，遷卓

氏。卓氏見虜略，獨夫妻擁犖，行詣遠處。諸遠處以有餘財，爭與卓求近處，處霞萌，唯卓氏。乃求遠處，致之鹽印。又曰：「程鄭亦山東遷虜也，亦治鑄，買椎鑿之民，富埒卓氏，俱居鹽印。是秦之罪人，以及所滅六國之天族，多有遷於蜀者。此其證有二：一爲消滅六國遺民之反叛力量；二則欲借移民以加強秦人對於蜀夷之統治。此項政策之推行結果，卒逼夷人遠颺，遁跡深山。故在兩漢時代，蜀地僻處已爲漢族本土矣。於是論古之士，亦多忘記古蜀實爲夷人盤據之地！」

四川之夷人部族蓋繁，今日如此，古代亦然。而此等夷族，文化皆甚低落，在今日之四川夷族，似惟保僱族尚有文字，其他則顯少見。至在先秦則四川夷族實以蜀族爲最強大，故司馬錯稱爲戎狄之長。漢人譯音，稱之爲「蜀」，猶後世譯稱外族曰鮮卑，曰蒙古，曰滿洲，曰備蜀牙而已。今人不明乎此，乃持譯音之漢字，就訓詁上探索蜀國命名之來由，豈非滑稽之至乎？

尙書牧誓言從武王伐紂之西土夷人中有「庸」「蜀」。今人或疑在今四川境內之蜀，何能遠與居今陝西岐山境內之周聯兵？此實膠柱鼓瑟之見。須知在秦先人尙未佔領今之陝西全境以前，在今所謂關中區之南北西各方，均爲夷族所盤據。至秦人逐伐戎夷，戎夷不支，乃向西方遠徙。此等情形，拙著「魏季子口盤年代新考」(將載齊大國學季刊新第二期)中曾發其端。予以爲牧誓所言之蜀，當即巴蜀之蜀之前身，周初尙以陝西南部爲其根據地也。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有「上庸」，亦當即從武王伐紂庸國之故址(本續漢書郡國志)。周初蜀之領地，去庸當不過遠。蜀之南遷而入川境，其確實年代雖不能知，然必係在平王東遷後秦文公等攻伐宗周附近戎夷之際。而其見於記載，則在魯哀公世，時蜀已入川矣。

古之蜀爲夷族，其國號曰蜀，意究何在，甚愧目前尙未多見今人研究四川夷語之書籍，無由據以推測。不過蜀爲譯音，則可斷言。尙書傳孔傳曰：「羌在西蜀也」。孔穎達疏曰：「夷者蜀夷之別名，故後漢書與平元年，馬援剿範謀誅李傕，益州牧劉焉遣更兵五千人助之。

是蜀夷有名更者也」。按更即蜀，以音相近，故有歧誤。古稱蜀，後稱更，蓋猶玉國雜謂鬼方，混夷，獯鬻，玁狁，匈奴爲古代不屬之譯音也(鬼方昆夷獯鬻考)。後漢書董卓傳曰：「呂布有更兵內反，引催衆得入，城潰」。韋懷太子注曰：「更兵即蜀也。漢代謂蜀爲更」。按漢承秦規，置蜀爲郡，蜀之稱謂乃爲漢郡所專有。至當日領有蜀地之蜀夷，則以久受漢人壓迫，苟非逃入荒山，亦輒入南遷。以是，後漢人只知有更夷，而或招募更夷以充兵士。至此更夷之即先秦蜀夷之後裔，在當時實爲戎狄之長，則已無人或知之矣。

前言秦人自統治蜀人之後，至始皇時代已向蜀移民。漢代秦後，一依秦人舊規，未及百年光景，蜀地之漢人已漸充斥，而軍事政治及經濟等方面皆爲漢人所掌握矣。漢書循吏傳記文翁提攜高蜀郡之文化曰：「文翁爲蜀郡守，仁愛好教化，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，文翁欲誘進之，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，親自飭厲，遣詣京師，受業博士或舉律令。……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，文翁以爲有禮，用次舉，官有至郡守刺史者。又修學官於成都市中，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，爲除更繇，高者以補郡縣吏，次爲孝弟力田。常選學官優子，使在便坐受事，每出行縣，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。……縣邑吏民見而榮之。數年，爭欲爲學官弟子。……由是大化，蜀地學於京師者，比齊魯焉。……至今巴蜀好文儒，文翁之化也」。

文翁之爲蜀守，直至漢武帝時仍在職。彼所教化，實爲遷蜀之漢人。斯時移蜀之漢人已分佈各縣，則先秦時代之蜀夷當被擠於荒遠。在秦人初征服蜀夷時，尙以蜀侯爲蜀守，史記六國表所言之「蜀相殺蜀侯」及「蜀侯煇反」，並蜀侯也。俱在漢代，漢人遷蜀者已多，在任何方面漢人皆較蜀夷爲精明，於是爲蜀郡守者盡爲漢人，而蜀夷自難停留於故土矣。史記西南夷傳言：「巴蜀民或竊出而賣，取其作馬槳，留牛，以此巴蜀殷富」。蒙師至長安，問蜀賈人，賈人曰，獨蜀出枸醬，多持竊出市夜郎」。張濂使大夏來，言居大夏時，見蜀布印竹杖，使問所從來，曰從東南身毒國，可數千里，得蜀賈人市」。按所稱之蜀賈，盡爲漢人，是蜀地之經濟權亦入漢人手中，故夷人只有遠

通一論矣。

秦漢間遷蜀漢人，自以亡命罪人為多，而蜀地又為夷人故址，故無文化可言。至遷蜀漢人既多，文翁倡學，而中國文化始植根於西蜀。此事三國蜀志秦宓傳亦言之，其辭曰：『蜀本無學士，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，還教吏民，於是蜀學比於齊魯，故地理志曰，文翁倡其教，相如為之師』。史記司馬相如傳記相如征服西南夷事頗為用力，其『告巴蜀檄』及『難蜀父老』二文，皆為遷地漢民不助天子征服夷人，因加責難。然據相如傳及漢書西南夷傳所言夷人反叛，發蜀民征討之數目而言，則在漢武時代，蜀地漢民之多，亦大可觀矣。

『唐蒙使略通夜郎郡西夷中，發巴蜀吏卒千人。郡又多發轉漕萬餘人，用興法（據漢書與上當有軍字）誅其渠帥，巴蜀民大驚恐』。『唐蒙已略通夜郎』，因通西南夷，發巴蜀廣漢卒，作者數萬人治道。二歲，道不成，士卒多物故，費以巨萬計。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（以上史記相如傳）。

『及至南粵反，上使馳騁侯因德為發南夷兵。且蘭君恐遠行，乃與其眾反，殺使者及犍為太守。漢發巴蜀罪人會擊南粵者八校討擊之』。

『孝昭始元六年，益州廉頭姑緡民反，殺長吏，柯緡州同並等二十四邑，凡三萬餘人，皆反，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命萬餘人擊牂牁，大破之』。

『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，賦取足於民，以擊益州。更遣密始將軍廉丹與府都秋史廉，大發大水隴西騎士，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，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』（以上漢書西南夷傳）。

漢擊蜀地反叛之夷人，蓋以當時遷居巴蜀之漢民中徵調，每次數萬或萬人，或數萬人，至王莽時代則竟多至二十萬人，則漢人移居巴蜀之數量，必大可觀矣。惟以漢人移居蜀地漸多，舊之蜀夷因向成都西南遷移。其舉族遷移之時日，雖難確定，約當在武帝時代。司馬相如『難蜀父老』曰：『故乃關沫若，微牂牁』。張揖曰：『以沫，若水為關也』。是在武帝時代，已以沫水若水為關，而將夷人驅至其西其

南矣。但見於載記則後漢書西南夷傳曰：『後太守巴郡張翁，政化滯平，得夷人和，在郡十七年卒。夷人愛慕，如喪父母，蘇祈更二百餘人齋牛羊，送喪至本縣安漢，起墳祭祀。詔書嘉美，為立祠堂』。按張翁為越嶲太守，時當後漢明章之際（後書先言永平元年始復夷復叛云云，又言『後太守巴郡張翁』，故其在郡年代不確確定），而此時夷已南遷『蘇祈』矣。章懷太子注曰：『續漢書志曰，蘇祈屬越嶲郡』。復檢續漢書郡國志，有蘇示姑復二縣並屬越嶲郡，是『蘇示』即『蘇祈』也。是則大部蜀夷在東漢之前，即已西南遷至越嶲郡矣。此後史書亦偶言『叟夷』，但仍不出越嶲境。三國志李恢傳曰：

先主薨，高定恣睢於越嶲，雍闓跋扈於建寧，朱褒反叛於牂牁，丞相亮南征，先由越嶲，而恢案道向建寧……南上平定，恢軍功居多……軍還，南夷復叛，恢身往撲討，鉅龜悉殲，徙其豪帥于成都。

賦出叟濮耕牛戰馬，金銀犀革，充繼軍資，於是費用不乏。

按李恢所征討之『叟』、『濮』，均為越嶲郡夷，則高定也者，或即斯時叟夷之酋長耳。又張巽傳曰：

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，叟夷數百殺太守龔祿，是後太守不敢之郡，只住安定縣，去郡八百餘里，其郡徒有名而已。

論徵復舊郡，除巽為越嶲太守。巽將所領往之郡，誘以恩信，蠻夷皆服，頗來降附。

據此則叟夷在三國時代，仍在越嶲郡，而越嶲實為夷人（部族不一）盤據之地，至令郡守不敢至郡，遠居八百里外之安定，則夷人在越嶲之勢力可想見矣。而斯時之成都，久已為漢民區域，故李恢乃由南夷之豪帥于成都也。晉書李特傳記李特數辛冉勝曰：『能送六郡之豪，李任閻趙楊士官及氏叟侯王一首，贊百匹』。斯時叟夷當仍強盛，故與六郡豪並舉（按張澗蜀典引十六國春秋錄，李雄玉衡十七年春正月，越嶲斯叟反事，但檢漢魏書本十六國春秋及湯球補本，並未見其事）。是在晉代，叟夷仍居越嶲郡也。惟自是以後史書不見叟夷之記載；至今日，其苗裔尚有生息於四川境地者否，亦未見有人加以調查或研究。此古蜀夷之蹤迹，在一般通人飽學之口，所以鮮見稱述歟？（未完）

# 學問之道

賀昌羣

學問之道的道字是道路的道字。我們要想到達一個目的地，必須循着一條正確的道路前進。學問之道，始而崎嶇，終而平坦，但平坦並非平易。現在的學問，往往被人分別成爲純粹的與應用的兩種。爲了說話時的方便起見，我們不妨如此，但就最後的意義上看，還是錯誤的。公文格式，尺牘書札，可以說是應用的了，但如文壇不遠，思想錯亂，便根本談不到應用。出師表是一紙公文，快雪時晴是一張尺牘，你誰說是應用的呢？舊詩詞歌賦可以說是「與世無緣」的純粹之學了，然而文人可以拿來談客頌壽，或當春聯出賣，又何嘗是純粹的？一切所謂應用之學，無不出於純粹學問之中。董仲舒說得好：「正其誼，不謀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」。因爲正其誼，利即在其中；明其道，功即在其中。宋儒永嘉學派的葉水心痛詆之，以爲此乃「無用之虛語」，未免太過。所以我們對於學問，首先不要存着功利之心，不要只講應用。有了學問自然會有功利，自然可以致用。大學稱爲「最高學府」，其講學制之所，依着蔡子民先生的理想，大學應以「教授高深學術，養成碩學閎材」爲宗旨。可是直到今日，我們的大學教育，實在說，還只是高級中學的延長！中國古代的大學精神，一年禮經辨志，三年視敬業樂羣，五年視博習禮節，七年視誦學取友，謂之小成；九年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，謂之大成。現在從高中到大學也有七個學年，大學生能夠做到論學取友的一個標準的，究有幾何？這裏並不打算討論大學教育的優劣或得失，這問題不是單方面的。我只想提出幾點做學問的基本修養，也許可爲大學教育的問題別進一解。關於「氣貫」，自不免帶些「老生常談」，但，老子說，「知常之人曰明」。人只要能知道「常」，天下便可少出許多事了。

我想提出的，第一是宋儒的「變化氣質」。氣質一詞，好像產於提煉，而在近代教育學上，還保持着它的地位。比如煉鐵成鋼，在每

次鍛煉之中，鐵的性質逐漸化了去，變得愈久，雜質也愈少。人的氣質也是如此。中國文化是以唯心論爲出發點的，所以最重個人的鍛煉。學問的精神，自然最重個人修養。真正的學問，無論文科或實科，精神上都是相同的，相同之處即在求真求是，而在這個求真求是的過程當中，便很需要修養。修養的意義，是說我們應如何做一番標準的功夫，而後纔能產生求真求是的能力。宇宙間無處不是真理，蘋果落地，鐵要生銹，開水壺會發生力壓把蓋子衝掉，豈不都有一番道理麼？一般人何以不能窺見呢，就因爲他們沒有那種求真求是的修養。人之常情，總是避難就易，好逸惡勞，要時常振盪一番精神，去思想，去學習，去實做，確不是一個一夕便可成功的。要養成這種精神的初步功夫，宋儒提出一個「敬」字，用現代話說，敬即認真，或將思想集中。易說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要認真才能夠自強不息，如天體之流行，晝去夜來，冬去春來。

孟子論說人之性善，荀子却說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僻也。僞是人的意思，一切法律政治經濟教育都是人爲的。耶穌教亦有所謂「根本的罪惡」。但無論爲善或爲惡，人性根本是相同的。比如我們現在說話，彼此都能懂得，聲氣相同，這中間必定有其共同之點，不僅是爲人類有了語言。語言僅是代表意思的一種工具，而人類的動作感情，即使不用語言，也是可以互相傳達的。蘇云：性相近，習相遠。我們先天的本性之明，常被後天的習染所蔽，所以掃除這些山情慾而起而不正的習染，而後方可入於求真求是的境地。佛家好以明鏡比性，「時時勤拂拭，不使染塵埃」。一切教育工作，不過是像拂拭鏡上的塵埃而已（這裏的解釋，自與佛家無礙）。中庸說，「自誠明謂之道，自明誠謂之教」。學問之道，非誠不可，必須具有真誠的心，與學問的真相印證，然後纔能深入，纔能發見「真」。可憐現代的中國，

人都太聰明了一點，總是不屑於誠，不屑於真。我們首先要能自己教自己，然後纔能受人之教。這種對於求真求是的修養功夫，便是所謂變化氣質。

宋儒又說「深觀物理，體驗人情」。宇宙間一切現象，都有個安排。譬如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，一個最科學的東西。科學的定義，本來是觀察現象而發現其系統的法則。研究自然現象最重在明其相互關係。體驗人情則是人文科學的事，最重在明瞭其因果關係。明於庶物而察於人倫；我們觀察一點，明瞭一點，日積月累，到這火燒青的時候自然會有「豁然貫通」之感。記得三民主義第一講中曾說，思想有了系統自然能發生力量。這力量便可應用之於處理一切事情；所以必先有了精明的思想，而後纔有精明的行為。我們談齊齋，如果不從那狹義的方面着想，那末，宇宙的景象，人事的陳述，不就是一部無文字的百科全書？我國文字的創造便是依據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」的一個原則。日月星辰，湖海山林，鳥獸蟲魚，都是活的知識；出處進退，辭受取與，便是一番真切學問。孔子在川上歎着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！」希臘哲學家亦有由水之全德而引出的遐思。爲什麼見鳥飛戾天，魚躍於淵，而喜其「上下與也」？我們發成了這種「上下察」的態度，學問之道便可思過半了。伊川謂「在物爲理，處物爲義」；一件事物之存在，一椿事情之發生，皆有其理，而處之得其宜（義，宜也，恰如其宜之謂），便可發見其理之所在。例如宇宙間本有飛之理，今人能夠發明飛機所用之機械及其所以能飛之原理，便是處之得宜。人與人的關係，亦本有其宜之理，若能處之得其宜，便可共存共榮。學問之道，就在能瞭解這處物而得宜的關係。

俗語說：學貴有恒。爲學譬如織布，故有「績學」之稱。學問之究竟，必歸結於人生，所以貴在有所發見，有所創獲，然後乃能有所貢獻。但在一門學問中要有所發見，非得對於那門學問具有全盤的認識和了解不可。莊子說：「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；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」。對於一種學問，準備的功夫愈大，則其收穫亦必愈大。我們應該認清了自己的目標，百折不撓的做去。

論語載農門在子路面前批評孔子說：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？」對於學問，必須要有這種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的精神。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」，故又必須具有這種瘋狂的求知慾和迫切於創造的精神。這種精神的修養，當得時時保持着學問的情操。朱子有三首詩，我想連綿起來，可以說明學問修養的三個階段，雖未必合朱子原意。

少年易學老難成，一寸光陰不可輕；未覺池塘春草夢，階前梧葉已秋聲。

川原紅綠一時新，細雨晴朝更可人；書場埋頭何日了，不如拋却去尋春。

昨夜江邊看水生，鰾鱧巨艦一毛輕；向來枉費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

朱子曾學禪，後二首都帶禪機，但亦可喻於學問。王靜安人問詞話載宋人詞以喻學，亦很有趣：（一）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斷天涯路」；（二）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」；（三）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」。學問之道，到了細微之際，自然會出現這三種境界或三段過程，好學深思，便能體會得。中國的學問，實在游泳，由知識的結集而發生智慧，由智慧而窮神知化，開物成務，這是真正的東方味兒。故學記說：「君子之於學也，藏焉休焉，休焉遊焉」。我想宋西問的極致，未必不有同樣的一個境界。廉德的生活何等清淨寧靜？有清淨寧靜的生活，而後能有高遠運邁的思慮。未有紛亂如麻的生活而能靜思遠慮的。中山先生雖在繁忙的時候，每天亦必有一小時的靜思。日俄戰爭中，日本海軍大將桂太郎負統帥之任，戴季陶先生去看他，他正靜坐着，戴先生屏息等候了良久。這並不神秘，他們是止運用着豐富的知識所凝集而成的智慧之光，以簡御繁。王陽明良知說，禪宗的明心見性，都是在這一點上見偉大的效力，所謂「切斷衆流」（這是宗門三語之一），乃成大勇。這意義應用在學問上何等宏大，應用在學問上，便能真知灼見，達到求真求是的最高目的。朱子主張先「格物致知」，即是教人先準備豐富的知識，時時加以精思，而一以貫之，便生智慧——這智慧便是陽明的「良知」。



知」，大東的「般若」。不過釋氏與宋儒到此境界，往往而為死世的或出世，原因在重空想而菲薄知識，重個人而蔑棄社會，所以流害無窮。我們現在為學，須要由知識而發覺智慧，因為那由冥想頓悟而生的「智慧」是宗教的，武斷的。

我「意思僅止於此。今得總括一句，學問之道：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」。千言萬語，概不過這十五個字的註腳罷了。

附誌：本文是在國立東北大學紀念週的講稿。我原不配談這個題

## 讀書與學風

姜蕙蘭

黃山谷有句話說：「三日不讀書，便覺得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」。如此說來，讀書的作用遠不僅在增加知識與學以致用，且要使人面目可愛，語言有味。的確，一個人到了「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」的地步，那也真是無話可說的了。因為野老村童尚有一股樸素大真之氣，絕對不能說他「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」。這「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」四字，大約是專指那些小有知識或小有學問的人說的。那一種人知識並不充實，學問並不精澈，却愛賣弄風騷，處處假裝斯文，虛擺場面，上身像個觀音菩薩，下部露出狐狸尾巴，所以使人看了，特別覺得「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」，不敢領教。

黃山谷是一個有名的藝人，其人必在隨時檢討自己，力求進步，覺得治學有如蓄水，倘若來源不潔，定必發生腐化，弄得滿塘泥，所以強調指出讀書的必要。這正如朱晦翁詩中所說的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。就治學而言，讀書就是引入活水的方法。知識是累積的，時代是前進的，苟不天天讀書，如何能免落伍？

人要面目不可憎，語言非無味，就得手不釋卷，即釋卷亦至多不過三日。從表面上看來，黃山谷好像是一個「死書崇拜者」，但按其實

目，不過感覺近來大學教育一天一天趨向於技術化，已不重學理的研究，大學生自己亦時刻不忘的尋求「出路」，這種趨勢雖是自然的，在今日國家需有孔急的時候原也不必厚非，但我們不可一味「得眼前須，挖心與肉」，只圖逐末，不顧國家學術之大本。近來政治上之用人亦只問能，而不必問其賢，政治人才之培植，也只望其能，而不必望其賢。這種趨向，為一時之便，尚不足為大害，為國家百年之計，則萬分危險，歷史上曹魏與民之短，可為殷鑒！

則不然。如果我們能夠遵行其言，養成了面目可愛，至少不可憎，語言有味，至少非無味兩重資格，便可變為使人覺得可喜或可敬的人物，而具備了適應人情的條件，不就可以致用了嗎？山谷平人以書畫詩詞馳騁當時，揚名後世，真是一等藝人，而也做過孫權的官，可見他這話非與致用無涉。

「子張學十祿。子曰：『多問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』」我們覺得這話這章書裏，充分說出了讀書與致用的微妙關係。因而我頗感覺到這今動輒變談「讀書所以致用」的人，實在尚未理解其所自說的話的意義！

先講了一些讀書的道理，我們總該講到所謂學風問題。否則，讀書人都被一片浮薄叫囂的俗氣所迷，那能懂得甚麼叫做學風呢？所謂學風，簡單說來，就是一種有利於學術研究的空氣。在西洋一節教育史中，從希臘的哲人主義直到今天法美德等國的大學思潮，都不外在研究如何造成一種特殊的學風來陶鑄出一批特殊的人才，以適應其特殊的需要。牛津劍橋固各有其固定的學風，人人知道；就是柏林大學，也有它的學風，自從菲希德以來，大體上是不曾劇烈變動過的。老實



說，我們今日要看英美政治，或德國政治，一個簡捷的辦法就是觀察觀察它們幾個標準大學的學風。這裏面反映着各國政治的作風與動態。肯定的話，固不便說，說起來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辯；然而誰也不便否認如今法國的悲劇是早反映於「拉丁區」的學生生活，英國的沉着應戰是早反映於牛津劍橋的生活。爲使大家感覺親切有味起見，我們不必遠談外國，還是講講中國。

在中國，自從漢光武開創大學時起，便想確立一種學風。在消極方面，他或他的大臣想要洗刷那種頹德猷符偏天下的新莽時代的士風；在積極方面，他要尊崇節義，敦風名實，以「經明行修」四字來做進士類的準繩。因此東漢二百年間，獨行之輩依仁踏義，舍命不渝；讓產讓爵，史不絕書。「或千里以參友朋之難，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，論者謂三代以下，風俗之美，莫尚於東京，非過言也」。大學生三萬餘人，終於因爲指摘昏濁之朝政，結果就釀成了空前的黨錮。黨錮雖非華事，然而當時天下的士氣，確是爲之振揚激動，不致萎靡。所可惜者，節義名實都從講究，曾只未學運用政治手腕，以致反因節義名實而召兩次黨禍，好像成仁必領殺身，取義必須捨生，於是天下名賢，死亡殆盡，而國家元氣亦斷喪無遺！所以郭林宗說「詩云：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漢室滅矣，但未知瞻烏爰止，於誰之屋耳」。其後至於晉初，士風凋弊民氣萎靡，智者爲潛身遠禍之計，隱匿窮陬；或爲鄉愿；末流所極，遂變爲風流放誕，虛浮詐僞，內乃不得不有八王之亂，外亦不得不招致五胡入侵了。學風之關於世運，有如此者！

近世史中，又有明末的東林學派，於講學之餘，必談時事，往往譏諷朝政，裁量人物，朝士避之，亦相應和，於是天下從風，聲震朝野，而又引出黨禍。問題固然是在魏忠賢之專橫頑愎，而一般黨人之徒事空論，不切實際，亦實有以自取。這也是一時之學風，由東林書院所造成的，卒把明代江山，根本鬧翻。

我們今天所要建立的學風，必須有勝於前代，至少勿再引起黨禍。因此，我們要留意：（一）敦厲名實，而當理解人生真義；（二）講學之餘，必及時事，但須發揚立國精神，明瞭世界大勢；（三）注重研究

精神，而不黨同伐異。

除此以外，我覺得大學裏面若要樹立一種獨特的研究學術之精神，便不得不養成一種堅實活潑的學者風度。我們雖不一定贊成英國教育家安諾德氏所提出來的「紳士行爲」數字，可是一種含有美術性的高尚的情操，以及春風大雅涵育萬物之態度，則似不可不於大學生的生活過程中培養成功。大學生是一個社會的中堅人物，富有放射性和領導作用，故必須自身健全，堪爲民表率。欲使自身健全，大學生之進德修業，必須注意下列三點：

（一）學思並進——孔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。大學生須一面學習，一面思維。只學而不思則所學不能消化，故罔；只思而不學則所思盡屬玄想，故殆。惟有學思並進，纔得豁然貫通，啓發新知，並切實用。

（二）出入困境——中庸說：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」。學而未至困境，可說是尚不曾踏進學問之門。惟有困學困知，學問方有精進。古人常有磨礱而歎，歎而復讀者，都是大有成就的人。

（三）知不足——世理本無窮盡，學問亦無止境，所知愈多，所不知也愈多，故曰「學然後知不足」。惟有日在學習之中，而猶自感不足的人，纔會日有進益。

學者有了這種治學的精神，如能相習成風，我們中國纔能脫去依傍古人與依傍外國的現狀，而於學術上有所貢獻，有所發明。

暮冬草木未盡黃落晚於

人家庭院見梅樹影縱橫

滿地賦此

陳登恪

缺月和煙黃似塵

隔江樹色尚偷春

倭隴自寫龍蛇影

誰識幽香絕代人

# 石油爭奪在近東

于啓民

如果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爆發，主因是爲「進使近東以巴爾幹作跳板」的問題，那末這次歐戰演變到現在，希特勒既不敢貿然渡海攻英，則近東的爭奪仍有必要。因以英國的對德封鎖而論，近東還是一個很大的漏洞，至以德國的反封鎖言，目前也是只有近東是條可能的出路。抑且近東這一地帶，迄今仍爲英國所支配，而且地位又當亞非三洲之交，因此，站在軸心國的立場，如不能一鼓作氣，直搗敵人的老巢，則惟有以近東爲戰略上的主要目標，既以削弱英國勢力，兼收肥己之效。

現代戰爭不但需要大量的作戰資源，而且須能靈活的運用資源，即使戰爭所需的一切物資，可以很迅速地搬運到戰場邊，用以加強防禦或攻擊。缺乏流動性質的資源，在閃擊戰術業已發明了的今日，往往是難有而若無的。事實告訴我們：馬奇諾防線所築起的人力和物力，在數字上看都是大得駭人的，然而法國因此保障，不能避免毀滅，原因就在馬奇諾防線不是可以隨心所欲地予以撤動的。反之，德國的機械化部隊，即可隨時隨地集中調遣，所以繞一個大圈之後仍領機先，把法線打得俯首屈膝。這說明了資源在現代戰爭中固屬重要，而運用資源的動力資源尤爲重要。

近代所通用的動力資源，本以水力和煤炭爲主。但是水力固定於一定的河流，煤炭則量重而點能較小，都不是戰爭中理想的動力資源。理想的動力資源必須是熱能較大而又便於移動的。所以還在一九一七年時，老虎總司令克勒蒙梭即說：「石油在明日戰鬥之中，將與血爲同樣不可缺乏」；而英人克松勳爵於敘述協約國制勝條件之中，亦謂「協約國保乘石油之洪流而達到勝利」。這還是二十餘年以前的事。至於現在，由於航空機之大量擴充，陸軍機械化之迅速發展，以及軍艦商艦之重探液體燃料等，即平時，一九三二年世界石油消費量已較一九一三年增加六倍，即由三千七百四十萬噸增至二萬二千七百萬噸；而在戰

時，則據軍事專家和經濟學者之估計，石油消費較平時約增一點六五至一點七倍以上；由此可知石油在戰爭資源之中，其重要實爲首屈一指。試以現在的歐戰爲例。在德國方面，據估計坦克車輛每日需石油一千五百噸，飛機師團一千六百噸，合計全軍年需一千五百萬噸以上。希特勒雖然支配了歐洲大部，但在正字族控制下的石油生產，就連代用品一併計算，年產量也不過一千一百餘萬噸耳。假若再加上義務勞動夥伴的消費，則其石油供給更感不足，這一點是軸心國的弱點所在，也是它們進使近東的主要目的。英國的情形，當然是比德國優越得多，估計其所支配的石油產量，一九三九年爲四千一百萬噸。惟在英國本部也不出產石油，其所需要的石油，幾全運自海外，一九三八年時進口九百萬噸，目前一定更要加多。據估計，英國石油消費每年約爲三千五百萬噸至四千萬噸。產區中距英最近者爲近東。近東所產的石油，不僅輸入英國本部，且爲地中海，紅海，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各地英軍動力的主要來源，其在日本南進的現在，更有確保的特殊價值。

大家都曉得，在波斯灣周圍的近東地帶，若干年前就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產區之一。其中最著名的石油生產國是伊朗。一九三九年時伊朗的產量約在一千萬噸以上，在世界油產國中位居第四。這企業完全是由「英伊石油公司」所經營。該公司在伊朗境內，不僅是資本最大的企業，而且是伊朗國財政收入的重要源泉。去年八月，伊朗政府又與公司簽定新的協定，公司的納稅更增多了。該公司所屬的主要油區，是在「摩斯古第蘇索曼」和「哈佛特爾爾」兩地，前者之面積約五十六平方英里，後者約四十平方英里。此外在葛拉提及其他各地，也發現有重要油田，現以戰爭關係，暫停開發。伊朗的石油儲藏量，誰都知道是相當鉅大的，業已開採者實不過是總量中的一小部分。

伊朗所產的原油，是以油質達到波斯灣上的阿伯丹地方，那裏屬英

世界最大的煉油工廠，從頭至尾的把生產程序逐步完成。因為沒有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，所以戰爭對於石油出口的影響，還是不十分清楚，不過有一事實是為大家所公認的，即自開戰以來，遠東的石油運售告脫節，可見生產額也必隨着減低。

英伊石油公司還有一個分號，在伊朗西陲伊拉克邊界上從事工作。至於伊拉克本國的石油生產，則歸伊拉克石油公司經營。該公司係由英荷法美諸國商人共同組織，專利開發底格里斯河東「報達」和「摩索爾」一帶的廣大油區。一九三四年時，該公司從其荷庫克起，開始建築兩條油管，穿過數百英里沙漠，一至巴力士坦的海拉港，另一至敘利亞的屈列波里港，於是伊拉克的石油，便得暢銷於世界市場。不過直到現在為止，這兩油管的運輸力也還有限，每年每條只可運油二百萬噸，顯然是不敷充分生產之用。否則，伊拉克的石油產量，一定可以大量增加。在海峽，已有一所現代化的煉油工廠，故經巴力士坦出口的石油，大部分是精製過的。至於經由敘利亞出口的石油，則仍多為原油，大部分運往法國去提煉。現在法國既已潰敗了，此項出口便亦停止。因此，伊拉克目前的石油產量，也不過僅有過半的份子。至於伊拉克的其他油區，則租給於巴索拉石油公司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聯號）和摩索爾油田有限公司去經營，鑽探工作早已進行，據聞儲量也很豐富，惟以運輸梗塞，開發上不無困難，目前似已停頓。

除伊與伊拉克外，這一區域還有一個重要的石油產地，那就是蘇在波斯灣西部的一個海灣裏面又低又小的英領巴林島了。該島本是有名的探珠菜中心，但自一九三二年發現油田以後，地位變得更加重要。這油田有一無比的特點，即在地面下存着四個深度不同的油層，因此，只須加深現存的油井，便可開發新的油層。巴林石油公司雖於英屬加拿大註冊，其實則為美國的兩大公司（加州美孚公司和德士古公司）所操縱。它獨佔着該島的石油開採，在瑪那瑪設有現代化的煉油工廠，每年提煉原油達一百五十萬噸。然而就以這種情形而論，現在的生產仍未達到最大限度。一九三八年時，該公司決定擴張出產，但不知為什麼緣故，一九三九年反僅產油一百萬噸稍多。

在巴林島的西方，便是沙特阿拉伯，這也是個產油區域，其經營者為加州阿拉伯美孚油公司。自從一九三六年在這王國的東部發現了石油以後，美孚公司便在巴林島對面的哈薩省內進行鑽探工作，但因為運輸困難，進行不很順利。一九三九年後，油井所在地的產量已有一條油管運至波斯灣上的油港——羅斯達奴拉。在是年，沙特阿拉伯的產量，總共只有六十萬噸左右，以後當可逐漸增加。油管完成以後，該公司的租借區域亦已擴大，因此，我們可以想像該國的石油產量，將來更驚人，而此王國的財政收入，亦將大見增進。

就地理上言，埃及實為大英帝國控制近東之樞紐，但其石油生產的重要性則是很少人所能明瞭的。英埃油田公司也是殼牌公司之一，已在「羅斯灣」和「赫爾哥蘭」等區開採有年；過去的產量，多少不定，但自一九三九年起，雖已有激劇的增加趨勢。是年產油六十萬噸。據聞在不久將來，埃及的油產或能足給本地之需要。英埃油田公司已在埃及的其他部分獲得了鑽探權利，此外還有幾個國際石油集團，也獲得了同樣權利，鑽探工作都很積極。

最後，在波斯灣的西北角上，還有一個庫外特王國，該國也有一個石油公司，是山英伊石油公司和波斯灣石油公司共同經營的。該國的油田，暫時尚未作商品生產，但已確實勘察過了。又在敘利亞和土耳其國內，也止有人從事於石油的鑽探，土耳其的油藏且已勘定。

近東方面的石油資源略如上述，惟以尚有多處未經查勘，故不能知其確數。若僅就其現在的產量而言，則據「經濟學者」雜誌的計算，已儘快達到兩千萬噸之譜。假令輸心國家將來能奪得這個區域，或僅佔據其一部，便可供給其所需要的全部石油而有餘了。至於它們屆時能否將石油運到需用的地點，那自然是另一回事。照現狀看來，英國在近東的海陸空軍的綜合力量依然佔據優勢，而美國更非不欲確保它在近東的石油投資，所以近東的爭奪戰，只可以說剛在開始。正是如上所述，近東的爭奪將不僅為控制亞丁，紅海，蘇彝士和沿地中海東部諸地的形勢問題，而也是為現代機械化戰爭當中的動力資源之支配權問題。

# 秋 春 報 書

## 江陰義民別傳

胡山源著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

二十七年八月出版 一元六角

陳定閔

這本書一共包括十六個明末江陰義民的忠勇

壯烈故事。全書共二百五十二頁，附錄文獻九十五頁。我們細細替它分析一下，這十六篇故事都是作者據編比，從各材料中抽釋出來，再綜合地分別寫成的傳。大部分是取材於附錄中所列的「江陰守城記」和作者自己編輯的「明季江陰忠義遺事」。也許是爲顧及篇幅的關係，所以這些故事不免常有重複及拉雜之處。

留在上海租界上的女人，常常懷着苦悶的心境，從歷史的文獻中去找出一點抵抗外族的故事來，發洩他們被壓抑被窒息的情緒。所以明末明末的故事，近來爲人採用改編者甚夥。作者寫這本書的用意，也是如此。儘管他在自序裏面怎樣隱飾真相，大繞圈子，然而字裏行間總常流露出這種心理。但是現在的時代實非南宋或明末可比，我們斷不可於眼望着山河破碎，悲憤苦悶之際，忘記了南宋明末的忠臣義士只是演着亡國的悲劇，而我們的抗戰英雄即將奏着復興祖國的凱歌。故爲避免暗示可悲的結局起見，我們今日似乎不必強調重述這些故事。這些故事的教育價值，充其量，只能動人家於絕望之後

還能一死報國。它的作用是消極的。

照着世界書局發行人陳高誼的說法，好像這本書是傳記文學中不可多得之作（見書首明季忠義叢刊序），其實未必。稍有文史常識人，當能看出這本書是文不文而史不史的。說它是文——歷史小說——吧，則覺描寫技術實在太差，非但遠不如魯迅的故事新編，茅盾的大澤鄉，甚至於連開明書店所出版的玄武湖之變，國難時故事，也比它強。說它是史吧，作者在自序裏已說：「我不希望我的文字成爲史一般的官書，所以我不按史例來爲他們作傳，而只隨筆所之，要

怎樣寫便怎樣寫」。如此，只好說它文不文而史不史了。無以名之，可稱之曰粗穢之無的人的故事書。

作者固亦厚自期許，謂能「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，生動活潑」！可是誰也覺得他所描寫的故事，真是味同嚼蠟，一點提不起讀者的興致來。要是本書可以拆開來賣，我就寧願拿出一半的錢，買那不到三分之一的附錄來細看，後者比較生動，比較活潑。

作者是江陰人，以江陰人來寫江陰的事，材料容易獲得，何不廣搜文獻，博采傳說，編輯軼事，以彰先烈，而乃浪費精力以寫這些無人愛讀的故事呢？從其所輯的「明季江陰忠義遺事」來看，作者未始沒有這種能力。我們希望他能善用他的能力，以期有所貢獻於學術。至於這本通俗故事，既已寫成，燬之亦屬不必，不妨乾脆改名「江陰義民故事」，取消「別傳」稱號，以符實際，而免使人受騙。

### 讀唐書劉仁軌傳

汪辟疆

白江東望海天寬，應有劉公舊築壇。  
安邊不爲人言動，謀國應教異代看！

魏縛倭夷來北闕，手領唐歷遍三韓。  
太息此才難再得，時危掩卷涕沅瀟。

劉仁軌東征時請唐歷及廟諱以行，或有訕之者，劉曰：「當削平東夷，頒示本朝正朔耳」。高宗方封泰山，仁軌乃率倭酋赴會，軍民歡騰。蓋劉仁軌白江口一役，燒倭船四百餘艘，海水盡赤，此役實足以寒倭寇之胆。由唐迄宋八百年無倭患者，白江口一役之功也。方湖自記。

搬

家

鏡  
照

在日常生活裏有許多事情，我們竭力想法避免而不可能，搬家便是其中之一。我們大學教員，也許比一般人搬家的次數要少些，但是，我們還免不了搬家。從一個大學到另外一個大學去，我們固然要搬家，即使在同一處地方，我們也得搬家。抗戰以後，物價高漲，我們付房租的能力減低；加上房東發國難財的企圖，我們搬家的次數也隨着增加。我平生最怕搬家。搬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跟着它發生的，至少有三兩個問題：第一，須先找到一個可搬的地方；第二，日常生活的許多必需品，隨身遷移，引起種種麻煩。第一點對我最難。我可說不怕天不怕地，却怕搬家。

我第一次搬家的經驗，是在十三年前，民國十七年的秋天，我家的所在地是那一級人所公認的天堂江南，那時正鬧着土匪。我的父母住在鄉下，土匪叫出「無神不勞」的口號，而我的父親已當了多年的紳士，以致不能安居，要到我做事的地方武昌來住。因之，我須得替他找一所房子，爲他居住。我找了幾天，毫無結果，經過兩番的努力，我總找到了一所。我正是喜出望外；房東提出的一切條件，我都依從。講妥以後，我走出大門，房東叫我回去，他問我的父親有無家眷。當時我很生氣，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愚蠢的人。我告訴他我替我的父親找

一所房子居住，他還問我這個問題！我便反問他說：「沒有家眷，那有兒子替他找房子呢？」他被我這反問問着了，說不出話來。等一會，他問我：「是否圖來？」我說沒有。他馬上說他的房子不租，我便氣憤而走。

我自從進小學到大學畢業，在大城市裏，看見過千百個紅色的招租條子，「無眷不租」的條件，我素來不當它一回事，直到那時我纔明白這條件對於租房的人會造成一個嚴重的困難。以後，我每逢租房子的時候，我最怕這個條件。我沒有房產，而住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四件事之一，非對付不可。當然，我不能因爲租房子的便利而娶太太；沒有太太，租房子的時候，常遇着這一個困難。我每次租房子的時候，我老是提心吊膽，怕房東提出這個條件。我視搬家爲畏途，便是爲了這個原因。

最近學校的單身教員宿舍不能居住，我另外找了一所房子來住。我搬進去的第二天，房東太太便對我的老媽子說：「這樣大的年紀還沒有太太！」我聽了，如同一個晴天霹靂，吃了一驚！但是，我只有忍受，房東租房子給我住，算是土上大吉了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？「無眷不租」這個威脅是社會給我的；我個人反抗的呼喚終於在沙漠中呼援，無人答應。我那有辦法？我和租房子的時候，房東問到我有無家眷一點上，

我總感覺到正如犯人站在法庭上，被法官審判一般的滋味。我很窘迫，我很難過，但是，房東那肯教我這一種苦味。在這點上，西洋人究竟比我們高明得多。

我在英國住過幾年，我住過它的大城市，倫敦，利物浦，愛丁堡，和鄉間的村子。我租過多次的房子，從來沒有房東太太問我有無家眷，更沒有聽過「無眷不租」一類的廢話。在英國社會裏面，這種痛苦完全解除了。英國的房東太太不像我們天國的房東，她們不管別人家的事。開設寄宿舍，出租房子，完全是一種生意買賣；你只要每個星期付得房租或房租金，管你什麼有無家眷。這何等乾脆，爽氣！在英國搬家很容易，找房子也不難，但是那裏也有別種困難。我們中國人和其他東方人外國人遭遇着同樣的困難，房東太太在社會上毫無地位，可是對於我們東方人還是裝出很大的架子，表示瞧不起的樣子。往往有許多地方，我們明知有空房子出租，等我們去詢問的時候，她們却說早已出租或剛剛租出一類騙人的話。有些客氣的房東太太，很坦白地說，不租給外國人居住。還有些更不客氣的，看見一個東方人站在她門前的階上，馬上在她的胸前，用一隻指頭劃了一個十字，趕快關起門來。我靠着天老爺的福氣，總算沒有遇到這種無禮，但是我怕搬家正和在園內一樣。我怕房東太太一副多變的臉孔。我找房子的時候，在門口按鈴，她走出來應門；她只開着一線，彷彿恐怕人家是強盜，等我說明來意，她纔開了一半，讓我進去。我看房間的時

機，須靜聽牠對它的稱讚。在英國陽光很少，人人都要陽光，牠利用這種心理，總特別提出那間房子有陽光一個優點，雖然誰也不想陽光係從何處射入。她的嘴邊顯出微微的笑波。倘使我看了合意，告訴她我要租那一間房子，這些微微的笑波擴大到兩頰的全部，給我一個微笑。倘使我看了不合意，說要考慮一下，她嘴邊的笑波立刻烟消雲散，板着一副臉孔，像中國當舖裏的夥計一樣。我想，英國房東太太的臉色，正像英國的四月天氣，一刻兒青天白日，一刻兒冷冰冰的暴雨。我恐怕看這種臉色，我看到了十分難過。但是我找房子搬家，很難避免這類事情，所以我怕搬家。我不想搬家的理由，不止這個，還有別的。每個房東太太都以賺錢為目的。她們是差不多的，正如我們江兩人說的「東山老虎吃人，西山老虎也吃人」一樣。我決定一動不如一靜，因此我懶於搬家。

我記得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，我住在倫敦西北三區的「議會山街」。一天早晨房東太太給我吃的麵包大約已經放了三天光景，我很生氣，但是我很有客氣地對她說，麵包壞了。她板着臉孔，毫無笑容地對我說，麵包更壞些。當時我的幽默的意圖征服了我，我面上顯出微笑說：「真的嗎？我應該謝謝你！」我遇到這類的奇事，不止一次。在利物浦，我的一位房東太太雖沒有像這位倫敦的房東太太給我吃陳麵包，但是她給我吃的陳菜也不少。她常說她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人，不贊成現代化的一切，所以她的舊傢俱保持着那個時代的習慣，每個星期六下

午二時，她準定給我一個十足的「星期正餐」。她老人家每次紅燒一磅半牛肉。週一燒牛肉自星期一到星期五止，用各種不同的烹調方法燒給我吃；星期一晚，切成薄片的冷牛肉；星期二晚，和洋蔥煮成燉牛肉；星期三晚，紅燒牛肉餅；星期四晚，牛肉丁；星期五晚，她拿牛肉和洋芋片在小磁缸裏煮成一碗「蘭克羅菜」。這個次序有時她也變更，但是「蘭克羅菜」老是輪在最後一天給我吃的。第二天星期六，她便換些新菜上桌，但是我已吃了五天陳菜了！那晚，她捧着小磁缸走進餐室來，口中念念有詞：「我今晚給你吃蘭克羅菜，等你回去以後，使你記着蘭克羅！」我回答她說：「謝謝你，我不單記着蘭克羅，並且記住常給我吃「蘭克羅菜」的一位太太！」我說完了，我微微的笑着，她也跟着我笑。我常常想，我的笑和她的笑有不同的意義，她老人家不懂得。

這些事情，別人過着了，馬上便會搬家，但是我呢，我決沒有想另找房子搬家。倫敦「議會山街」的房東太太那裏，假期內在英國博物院圖書館讀書，我總是去住宿。我剛說的利物浦一位房東太太那裏，我足足住了四個星期。我容忍一切，不想搬家，唯一的原由在怕多看房東太太的臉色。房東太太總是小氣的，貪小便宜的，我何必多過幾個不願遇見的人呢？

我在英國住了幾年，我喜歡英國，我景仰英國，但是，我恨英國的房東太太。我最不喜歡和房東或房東太太來往與發生交涉。所以我常常希望有一所小小的房子，可以省去這種麻煩。我細想一下，我即使有錢的話，房子築成了，也省不了那種麻煩，因為，我一般的勞心階級的人一樣，在現時的中國，不能老是在一個地方不動。想到這點，我只能閉着兩隻眼睛，搖搖頭，感着一陣美厭！

這有一個可玩的地方是羅真觀，在鎮的西南。二月十八日，就是我們將離開羅江的前一天，我和胡幹卿先生等徒步往遊。胡先生是我中學時代的英文老師，現年已經六十以上，服務於中學教育者，亦約二十五年之久，但是他的精神還很健旺，鬍子也還不白，穿着黑色的短裝，馬褲，腳步極有勁。最後我佩服的是：他這和我談起高爾基的作品。不過他的見地是很持平，談話時亦常發出慈祥的眼光，

### 旅途散記

#### 四 生存空間

書生

顯示他是一個富有智慧的老人。我們一路走，一路談；這種愉快的情緒使我彷彿覺得是已回到了中學時代，由先生率領着出去旅行！他說中國歷史上關於大事的記述，常常是簡略之至的，例如每當亂世，僅說「魏大不寧」四字，從前曾去，不過是開筆而已，沒有什麼意義，如今方體會到其中不知涵蘊着多少血淚！又說，從前他讀五代史，有些地方不明白，現在到了羅江，常見有稻而無米，有麥而無麵，原因是在置有水磨的人不肯給人磨麥，以致稻麥雖多，米麵極貴，

也耐煩有會心了。諸如此類的談吐，使我們真有安步當車之樂。

路上看見一座小土地廟，前有一副對聯曰：「有蟲來問我，無葉却怪誰！」這兩句真極好的農民文學，其中寓有極高的倫理觀念，把天命與人事分得清清楚楚。附近一帶的農村，很可入畫，人沿小徑而行，人影映在水裏，樹木也是那樣的靜！

在到羅真觀前，我們先走過一個寶寧禪林。這個廟名很好聽，卻沒有什麼可看。由此一轉便到羅真觀。羅真觀在大雲山，門外有棵大銀杏，樹身已空，可容十餘人並立其中。據當地傳說，從前有一個老道士在此觀內修行，每次出門，必定再三叮囑徒弟們勿開某一間屋子的門。有一天，老道士出去了，徒弟們因為好奇，偏要看門內究有什麼東西。一開門，發現有個美人，於是他們大譁，說：怪不得師父不許我們開門！話還沒有說完，美人逃了，直向那棵銀杏而奔，倏忽不見。徒弟們當即逃在樹內，於是放起一把火來，結果竟把樹幹燒空，而美人則毫無影蹤。老道士回來大驚，罵他們趕走了觀音大士。於是徒弟們誠恐誠惶，忙在樹旁邊供了一個佛龕，塑了一尊觀音大士的像，天天焚香禮拜，請赦濟突之罪。不錯，現在這棵樹旁，不是仍有一個觀音大士的像？

樹幹雖已中空，樹枝還很繁密，因在冬末春初，新葉尚未發芽，只有滿地枯葉，無人掃除。檢起一葉來瞧瞧，幾乎是薄得透明，像蝴蝶翅那樣可愛。我們既在樹下瞻仰了一回，便又離開

幾十步回望一回，看到它的樹頂是向四圍伸張，而老根則在平地上盤錯着，想像它是確實有些年紀了。德國詩人薛德林有詠橡樹的一首歌，移贈這棵銀杏，怕也當之而無愧色吧。

由銀杏之旁下坡不遠，便是一園稀疎的綠竹，翠色嬌嬌欲滴，竹幹也異常挺拔，竿竿不同各有姿態，大可賞玩。

看記載，羅真觀是唐代羅真人的修鍊之所，顯名思義，該是一個道觀，可是裏面只有和尚守着佛像，連羅真人的影子也不見。我們從而揣測其中必有一段鬥爭的歷史，以致鴉巢鳩佔，連神也要搶着特勒所說的「生存空間」！

四川的佛像，大都是以當地人的身材為模型的

### 通訊

#### 一 準外國傳出來的消息

編者：文化區某國立大學的飯

眾門口先後貼出了兩張佈告：一張是在日報紙上用鉛字印刷的，其標題為「關於蘇日中立條約的中共意見」；另一張是在土紙上用毛筆寫的，其標題為「駁斥漢奸理論」。前者貼在右面，似已過了半夜，加上一個早晨；後者貼在左面，漿糊尚未乾。

第一張佈告的內容是：「新華社延安（依然是一個準外國編名）十六日電：此次（似應收為關於或對於）四月十三日的蘇日中立條約，中國共產黨方面發表五點意見：

- 一 表現出蘇聯外交的勝利，因此可以增加被壓迫民族的利益。
- 二 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提高，因此可以增加

的，女像的臉多半是圓圓的，嘴很小。這家的佛像，即不如此，都很高大，臉也稍長些。有一個大像專供所謂「飛來石佛」，此佛尤為美觀，其身段之高，兩腿之長，雖則不合比例，然而不醜陋，不俗怪，表情也很柔和而溫良。

我們玩得十分滿意，信步而歸，未依舊路，又繞看了許多新的鄉村風味。將抵城時，胡老師突然問我：「你們大學裏面也鬧什麼思想問題嗎？」我還沒有回答，他已笑着說：「大學裏面的人見得多了，看得開了，大概不至於這些小枝節所沾滯罷！」我聽了出汗，始終未敢回答。第二天，我就離開了羅江，逐段走回我的出發點。（完）

被壓迫民族的利益。

- 三 蘇日協定後，只要中國沒有類似新四軍的事情，蘇聯依然幫助中國，不使中國失望。
- 四 蘇日聲明互不侵犯外蒙滿洲是應有之舉
- 五 因此希望國內合作抗日。

第二張佈告針對着第一張的內容而說：

- 一 忘記了本國領土主權之神聖，竟視承認「蒙古」與「滿洲」為「應有之舉」！
- 二 新四軍一事，純為內政問題，與蘇日協定全然無關。

外加幾句冷嘲熱罵，說什麼「欲借外力以優尊敵權，何異於吳三桂之引清兵入關」也，「烏菴弓藏」，「兔死狗烹」，「別命還有幾天」等等



不合「前進份子」胃口的話。

我看了這一張「前進」一張「落伍」的佈告以後，心裏自然生出幾個疑問。首先是佈告的真實問題。中共的佈告固然沒有加蓋關防，另一張也沒有簽名負責，如果是假的話，這位捏造佈告的朋友，即使忍痛犧牲幾張紙和幾滴墨水，似乎也犯不着耗費許多可愛的法幣來做印刷舖子的生意。如果是真的話，則這兩張佈告必定有一個是，有一個非，有一個曲，有一個直。何是非，何曲何直，兩方似皆振振有辭，言之成理；倒不如一條條的寫成問句，讓讀者們自用符號來加以判斷吧。

- 一 蒙古與東北四省是不是中國的領土？
- 二 中國的領土是否應該容許他國私相授受互做人情？
- 三 他國不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，從中國人看來，是不是「應有之舉」？
- 四 新四軍是中國的軍隊，還是蘇聯的？
- 五 新四軍抗命問題何以可與倭蘇中立條約之訂立併為一談？
- 六 背叛自己的諾言，妖言惑眾，動搖國本的一類事，是否可以原諒或允許？

請將右函排入通訊欄，謝謝你。  
閻濟之，四月廿三日

### 二 五升米的關係

在成都市上，幾乎已有半個多月不見米了。一般零售商雖然依舊掛着每市斗十三元八角九角牌

子，可是店面上沒有一粒的米！請注意，這不算是抗戰調劑，因為「黑市」上有的米，不過價格高些，每老斗約三十六元至四十元。這比重慶還「相應」些，是不是？

一般教職員和公務人員因為有個公教合作社的組織，半官半私地專門運銷柴米油鹽，在平日雖佔一些優勢，但至最近，則亦旬日無米。社員們大家都在等着米吃，東打聽，西打聽，好容易等到了，是四月七日下午五時許，文廟西街公教合作社來了十担米。我們看見了米，真如大旱之後望見雲霓，大家莫不眉飛色舞，吐了一口長氣。可是因為來得太遲，過了辦公時間，該社辦公自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，不能當時交易，只有等待明天。好在米已來了，總不會插翅而飛，等一夜亦無關係。誰知該社是晚亦開「黑市」，登記，收款，發傳票，忙得不亦樂乎，三斗五斗的給人運走了好些！

到了次晨七時許，該社門前已經擠滿了準備「負米」的社員，忽有人洩漏了昨晚的「走私」消息。於是羣憤激，好像捉到了漢奸，幸虧有人調解，未至釀成血案。結果有人提議，先去調查尚存餘米若干，按實到人數平均分配；大家一致贊成，如撥照辦。計算結果，每人尚可憑摺購米五升。至於昨晚已領傳票而尚未及領米的社員，當然是被公決剝奪一次權利，以昭炯戒。這場小小風波，總算平靜下去，好容易維持了後方秩序！可是據到社員愈來愈多，形成了「粥少僧多」之勢，於是前幾分鐘還在罵人家不顧大局，的人自是已也老實不客氣地要拿捷

足先登之權利，竟把社門關了起來，嚴密把守，必須要等米發完了再開。這樣，便有一百多人圍在門內，等候着蜂擁而出的機會，先後凡歷三四小時之久，頗有軟禁意味。聽說音賢有不顧為五斗米而折腰者，今人之價值似不及其什一。然這不過是就升斗比量而言，若講米價則今之公務人員，似亦未必怎樣貶值！

話還有呢！米發完了，結果還有十餘人繼亦因受半天軟禁，却是抱了向隅之嘆，仍帶空袋而出，這當然祇好自認晦氣。他們大多數是老人與婦孺。大概我們的教職公務員中，尚有十多位愛惜羽毛，不肯親自攜袋買米，所以害了他們的老太爺，太太和少爺們到合作社來枉受數小時的軟禁。

當大門開放之時，發現門外也有四五十人，或挾麻袋或攜竹筐，像黃河決堤般的衝了進來。兩軍相遇，並未喊殺連天，可是一個手抱小孩的婦女，不免被人壓倒在地。

這是我們所親歷的一幕「取成都」，時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八日上午。敬乞予以露佈，引起糧管局的注意，以免歷史重演。

汪彩華謹啓，四月九日。

### 他錯了

有位讀者來函解釋不早定閱之故：「零買可在書店內挑選既不糊塗又不破的」。他是錯了。本刊共用三種紙張來印刷，定戶得到的白報紙本（每冊二角）和嘉樂紙本（每冊一角），零售的是土紙本！